

第二十九回

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

却说乌赤云正和马美寂在山口县裁判所听审刺客，行馆随员罗积丞传了威毅伯的谕，来请赤云回馆，商量两广督署来的急电。你道这急电为的是件什么事？原来此时两广总督就是威毅伯的哥哥李大先生，新近接到了两江总督的密电，在上海破获了青年会运广的大批军火，军火虽然全数扣留，运军火的人却都在逃。探得内中有一个重要人犯陈千秋即陈青，是青年会里的首领，或言先已回广，或言由日本浪人天弋龙伯保护，逃往日本，难保不潜回本国，图谋大举。电中请其防范，并转请威毅伯在日密探党人内容。

大先生得了此电，很为着急，在省城里迭派干员侦查，虽有些风言雾语，到底探不出个实在。所以打了一个万急电，托威毅伯顺便侦探，如能运动日政府将陈千秋逮捕，尤为满意。当时威毅伯恰和荫白大公子在那里修改第五次会议问答节略的稿子，预备电致军机和总署，做确定条约的张本。看见了大先生这个电，他是不相信中国有这些事发生的，就捋着胡子笑道：“你们大伯伯又在那里瞎耽心了。这种都是穷极无聊的文丐没把鼻的炒蛋，怕他们做什么。我们的兵虽然打不了外国人，杀家里个把毛贼，还是不费吹灰之力。但大伯伯既然当一件事来托我，也得敷衍他一下。不过我不大明白，这些事怎么办呢？”荫白道：“这是广东的事，青年会的总机关也在广东，只有广东人知道底细。父亲何妨去请赤云来商量商量。”威毅伯点点头，所以就叫罗积丞来请赤云。当下赤云来见威毅伯，威毅伯把电报给他看了。赤云一壁看，一壁笑着道：“无巧不成书！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职道才和美寂在裁判所里遇见陈千秋，正和美寂讲哩！这个人，职道从小认识的，是个极聪明的少年，可惜做了革命党。”荫白道：

“那么这人的确在日本了！我国正好设法逮捕。”赤云道：“这个谈何容易！我们固然没有逮捕之权，国事犯日本又定照公法保护，况且还有天弼龙伯自命侠客的做他的护身符！”荫白道：“我们可以把他骗到行馆里来，私下监禁，带回去。”威毅伯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现在和议的事一发千钧，在他国内私行捕禁，虽说行馆有治外法权，万一漏了些消息，连累和议，不是玩的！”赤云道：“中堂所见极是，还是让职道去探听些党人的举动，照实电复就是了。”议定了这事，威毅伯仍注意到节略稿子。赤云便告退出来，自去想法侦查不题。

却说吾人以肉眼对着社会，好象一个混沌世界，熙熙攘攘，不知为着何事这般忙碌。记得从前不晓得哪一个皇帝南巡时节，在金山上望着扬子江心多少船，问个和尚，共是几船？和尚回答，只有两船：一为名，一为利。我想这个和尚，一定是个肉眼。人类自有灵魂，即有感觉；自有社会，即有历史。那历史上的方面最多，有名誉的，有痛苦的。名誉的历史，自然兴兴头头，夸着说着，虽传下几千年，祖宗的名誉，子孙还不会忘记。即如吾们老祖黄帝，当日战胜蚩尤，驱除苗族的伟绩，岂不是永远纪念呢！至那痛苦的历史，当时接触灵魂，没有一个不感觉，张拳怒目，誓报国仇。就是过了几百年，隔了几百代，总有一班人牢牢记着，不能甘心的。我常常听见故老传闻，那日满洲入关之始，亡国遗民起兵抗拒的原也不少；只是东起西灭，运命不长，后来只剩个郑成功，占领厦门。叫做思明州，到底立脚不住，逃往台湾。其时成功年老，晓得后世子孙也不能保住这一寸山河，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种子，使他数百年后慢慢膨胀起来。

列位想这种子，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就是秘密会社。成功立的秘密会社，起先叫做“天地会”，后来分做两派：一派叫做“三合会”，起点于福建，盛行于广东，而膨胀于暹罗、新加坡、新旧金山檀岛；一派叫做“哥老会”，起点于湖南，而蔓延于长江上下游。两派总叫做“洪帮”，取太祖洪武的意思，那三合亦取着洪字偏旁三点的意思。却好那时北部，同时起了八卦教、在理会、大刀小刀会等名目。只是各派内力不足，不敢轻动。直到西历

一千七百六十七年间,川楚一面,蠢动了数十年,就叫“川楚教匪”。教匪平而三合会始出现于世界。膨胀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间金田革命,而洪秀全、杨秀清遂起立了太平天国,占了十二行省。那时政府就利用着同类相残的政策,就引起哥老会党,去扑灭那三合会。这也是成功当时万万料不到此的。哥老会既扑灭了三合会,顿时安富尊荣,不知出了多少公侯将相,所以两江总督一缺,就是哥老会用着几十万头颅血肉,去购定的衣食饭碗。凡是会员做了总督,一年总要贴出几十万银子,孝敬旧时的兄弟们,不然他们就要不依哩。然而因此以后,三合会与哥老会结成个不世之仇,他们会党之人出来也不立标帜,医卜星相江湖卖技之流,赶车行船驿夫走卒之辈,烟灯饭馆药堂质铺等地,挂单云游衲僧贫道之亚,无一不是。劈面相逢,也有些子仪式、几句口号,肉眼看来毫不觉得。他们甘心做叛徒逆党,情愿去破家毁产,名在哪里?利在哪里?奔波往来,为着何事?不过老祖传下这一点民族主义,各处运动,不肯叫他埋没水不发现罢了。如此看来,吾人天天所遇的人,难保无英雄帝王侠客大盗在内,要在放出慧眼去看,或能见得一二分也未可知。方三合、哥老同类相残的时候,欧洲大西洋内,流出两股暗潮:一股沿阿非利加州大西洋,折好望角,宜渡印度洋,以向广东;一股沿阿美利加南角,直渡太平洋,以向香港、上海。这两股潮流,就是载着革命主义。那广东地方受着这潮流的影响最大,于是三合会残党内跳出了多少少年英雄,立时组成一个支那青年会,发表宗旨,就是民族共和主义。虽然实力未充,比不得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,济格士奇的俄罗斯革命团,却是比着前朝的几社、复社,现在上海的教育会,实在强多!该党会员,时时在各处侦察动静,调查实情,即如此时赤云在山口县裁判所内看见的陈千秋,此人就是青年会会员。

如今且说那陈千秋在未逃到日本之先,曾经在会中担任了调查江、浙内情,联络各处党会的责任,来到上海地方,心里总想物色几个伟大人物,替会里扩张些权力。谁知四下里物色遍了,遇着的,倒大多数是醉生梦死、花天酒地的浪子,不然便是胆小怕事、买进卖出的商人。再进一步,是

王紫诠派向太平天国献计的斗方名士，或是蔡尔康派替广学会宣传的救国学说。又在应酬场中，遇见同乡里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，也只主张废科举，兴学堂；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，不过说到开国会，定宪法，都是些扶墙摸壁的政论，没一个挥戈迺日的奇才。正自纳闷，忽一日，走过虹口一条马路上一座巍焕的洋房前，门上横着一块白漆匾额，上写“常磐馆”三个黑字，心里顿时记起这旅馆里，很多日本的浪人寄寓。他有个旧友叫做曾根的，是馆中的老旅客，暗忖自己反正没事，何妨访访他，也许得些机会。想罢，就到那旅馆里，找着一个仆欧似的同乡人，在怀里掏出卡片，说明要看曾根君。那仆欧笑了笑：“先生来得巧，曾根先生才和一个朋友在外边回来，请你等一等，我去回。”不一会仆欧出来，道声“请”，千秋就跟他进了一个陈设得古雅幽静的小客厅上，却不是东洋式的。一个瘦长条子上唇堆着两簇小胡子的人，站起身来，张着滴溜溜转动的小眼，微笑地和他握手道：“陈先生久违了！想不到你会到这里，我还冒昧介绍一位同志，是热心扶助贵国改革的侠士南万里君，也是天弼龙伯的好友。先生该知道些吧！”千秋一面口里连说“久仰久仰”，一面抢上客座和那人去拉手。只见那人生得黑苍苍的马脸，一部乌大胡！身干虽不高大，气概倒很豪迈，回顾曾根道：“这位就是你常说起的青年会干事陈青君吗？”曾根道：“可不是？上回天弼龙伯住在这馆里时，就要我介绍，可惜没会到。今天有缘遇见先生，也是一样。你把这回去湖南的事可以说下去，好在陈先生不是外人。”千秋道：“天弼龙伯君，我虽没会过，他的令兄宫崎豹二郎，是我的好友。他主张亚洲革命，先从中国革起，中国一克复，然后印度可兴，暹罗、安南可振，菲律宾、埃及可救，实是东亚黄种的明灯。他可惜死了。天弼龙伯君还是继续他未竟之志，正是我们最忠恳的同志。不知南万里君这次湖南之行得到了什么成绩？极愿请教！”南万里道：“我这回的来贵国，目的专在联合各种秘密党会。湖南是哥老会老巢，我这回去结识了他的大头目毕嘉铭，陈说利害，把他感化了。又解释了和三合会的世仇，正要想到贵省去，只为这次出发，我和天弼龙伯是分任南北，他到

北方,我到南方,贵会是南方一个有力的革命团,今天遇见阁下,岂不是天假之缘吗?请先生将贵会的宗旨、人物详细赐教,并求一封介绍书,以便往联合。”千秋听了,非常欢喜,就把青年会的主义、组织和中坚分子,倾筐倒篋的告诉了他;并依他的要求,写了一封切实的信。声气相通,山钟互应,自然谈得十分痛快。直到日暮,方告别出来,刚刚到得寓所,忽接到本部密电,连忙照通信暗码译出来,上写道:

“上海某处陈千秋鉴:新加坡裘叔远助本会德国新式洋枪一
千杆,连子,在上海瑞记洋行交付。设法运广。汶密。”

千秋看毕,将电文烧了,就赶到瑞记军装帐房,知道果有此事。那帐房细细问明来历,千秋一一回答妥当,就领见了大班,告诉他裘叔远已经托他安置在公司船上,只要请千秋押往。千秋与大班诸事谈妥,打算明日坐公司船回广东。恰从洋行内走出来,忽见门外站着两个雄壮大汉,年纪都不过三十许,两目灼灼,望着千秋,形状可怕得很。千秋连忙低着头,只顾往前走,已经走了一里路光景,回头一看,那两人仍旧在后头跟着走,一直送到千秋寓所,在人丛里一混,忽然不见了。千秋甚是疑惑。在寓吃了晚饭,看着钟上正是六点,走出了寓来,要想到虹口去访一个英国的朋友,刚走到外白渡桥,在桥上慢慢的徘徊,看黄浦江的景致。正是明月在地,清风拂衣,觉得身上异常凉爽,心上十分快活。恰赏玩间,忽然背后飞跑的来了一人,把他臂膀一拉道:“你是陈千秋吗?”千秋抬头一看,仿佛是巡捕的装束,就说:“是陈千秋,便怎么样?”那人道:“你自己犯了弥天大罪,私买军火,谋为不轨,还想赖么?警署奉了道台的照会,叫我来捉你。”千秋匆忙间也不辨真假,被那人拉下桥来,早有一辆马车等在那里,就把千秋推入车厢。那人也上了车,随手将玻璃门带上,四面围着黑色帘子,黑洞洞不见一物,正如牢狱一般。马夫拉到缰绳,一会儿风驰电卷,把一个青年会会员陈千秋,不知赶到哪里去了。

谁知这里白渡桥陈千秋被捕之夜，却正是那边广东省青年会开会之时。话说广东城内国民街上，有一所高大房屋，里头崇楼杰阁，好象三四造，这晚上坐着几十位青年志士，点着保险洋灯，听得壁上钟鸣铛铛敲九下，人丛里走出一人，但见跑到当中的一张百灵台后，向众点头，便开口道：

“我热心共和、投身革命的诸君听着！诸君晓得现在欧洲各国，是经过革命一次，国权发达一次的了！诸君亦是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！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，无知识的革命。从前的革命，扑了专制政府，又添一个专制政府；现在的革命，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。今日查一查会册，好在我们同志亦已不少，现在要分做两部：一部出洋游学，须备他日建立新政之用；一部分往内地，招集同志，以为扩张势力，他日实行破坏旧政府之用。夏间派往各处调查员，除南洋、广西、檀岛、新金山的，已经回来了，惟江、浙两省的调查员陈千秋，尚未到来。前日有电信，说不日当到。待到本部，大家决议方针。我想……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，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，众皆喊道：“孙君来说！孙君来说！”那孙君一头走，一头说，就发出洪亮之口音道：“上海有要电来！上海有要电来！”你道这说的是谁呢？原来此人姓孙，名汶，号一仙，广东香山县人，先世业农。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，既而弃农学商，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，遂到香港去读书。天生异禀，不数年，英语、汉籍无不通晓，且又学得专门医学。他的宗旨，本来主张耶稣教的博爱平等，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会，呼吸自由空气，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，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，而且不尚空言，最爱实行的。那青年会组织之始，筹划之力，算他为最多呢！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面目英秀，辩才无碍，穿着一身黑呢衣服，脑后还拖根辫子。当时走进来，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，如雷而起。演台上走下来的，正是副议长杨云衢君。两边却坐着四位评议员：左边二位，却是欧世杰、何大雄；右边也是二位，是张怀民，史坚如。还有常议员、稽察员、干事员、侦探员、司机员，个个精神焕发，神采飞扬，气吞全球，目无此虏。一仙步上演台，高声道：“诸

君静听上海陈千秋之要电！”说罢，坐众忽然静肃，鸦雀无声，但听一仙朗诵电文道：

“午电悉。军火妥，明日装德公司船，秋亲运归。再倾访友过白渡桥，忽来警察装之一人，传警署令，以私运军火捕秋。……”

会众听到此句，人人相顾错愕。杨云衢却满面狐疑，目不旁瞬，耳不旁听，只抬头望着—仙。史坚如更自怒目切齿，顿时如玉之娇面，发出如霞之血色。—仙笑—笑，续念道：

“……推秋入—黑暗之马车，狂奔二—三里，抵—旷野中高大洋房，昏夜不辨何地。下车入门，置秋于接待所，灯光下，走出—雄壮大汉。秋狂惑不解。大汉笑曰：“捕君诳耳！我乃哥老会头目毕嘉铭是也。”

—仙读至此，顿—顿，向众人道：“诸君试猜—猜，哥老会劫去陈君，是何主意？”欧世杰、何大雄—齐说道：“莫非是劫夺新办的军火吗？”—仙道：“非也，此事有绝大关系哩！”又念道：

“尾君非—日，知君确系青年会会员，今日又从瑞记军装处出，故以私运军火伪为捕君之警察也者，实欲要君介绍于会长孙—仙君，为哥老、三合两会媾和之谋介。哥老、三合本出—源，中以太平革命之役顿起弊端，现在黄族濒危，外忧内患，岂可同室操戈，自相残杀乎？自今伊始，三会联盟，齐心同德，汉土或有光复之—日乎？愿君速电会长，我辈当率江上健儿，共隶于青年会会长孙君五色旗之下，誓死不贰。秋得此意外之大助力，欣喜欲狂，特电贺我黄帝子孙万岁！青年会万岁！青年会会长孙君万岁！”

—仙将电文诵毕道：“哥老会既悔罪而愿投于我青年会民族共和之大革命

团,我愿我会友忘旧恶、释前嫌,以至公至大之心欢迎之。想三合会会长梁君,当亦表同情。诸君以为如何?”众人方转惊为喜的时候,听见此议,皆拍掌赞成。忽右边座中一十四岁的美少年史坚如,一跃离座,向孙君发议道:“时哉不可失!愿会长速电陈君,令其要结哥老会,克日举事于长江!一面遣员,约定三合会及三洲田虎门、博罗城诸同志同时并起。坚如愿以一粒爆裂药和着一腔热血,抛掷于广东总督之头上。霹雳一声,四方响应,正我汉族如火如荼之国民,执国旗而跳上舞台之日也。愿会长速发电!”一仙道:“壮哉轰轰烈烈革命军之勇少年!”杨云衢道:“愿少安勿躁!且待千秋军火到此,一探彼会之内情,如有实际,再谋举事。一面暗中关会三合会,彼此呼应,庶不至轻率僭事。”一仙道:“沉毅哉!老谋深算,革命军之军事家!”欧世杰道:“本会经济问题近甚窘迫,宜遣员往南洋各岛募集,再求新加坡裘叔远臂助。内地则南关陈龙、桂林超兰生,皆肯破家效命,为革命军大资本家,毋使临渴而掘井,功败垂成!”一仙道:“周至哉!绸缪惨淡之革命军理财家!哈!哈!本会有如许英雄崛起,怪杰来归,羽翼成矣!股肱张矣!洋洋中土,何患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哉!自今日始,改青年会曰兴中会。革命谋画,俟千秋一到,次第布置何如?”众皆鼓掌狂呼道:“兴中会万岁!兴中会民族共和万岁!”一仙当时看看钟上已指十一下,知道时候晚了,即忙摇铃散会,自己也就下台出去,各自散归、专候千秋回到本部,再议大计。过了五六日,毫无消息。会友每日到香港探听,德公司船来了好几只,却没千秋的影。大家都慌了。发电往询,又恐走漏消息,只好又耐了两日,依然石沉大海。

这一日一仙开了个临时议会,筹议此事,有的说应该派一侦探员前往的;有的说还是打电报给那边会里人间信的;有的说不要紧,总是为着别事未了,不日就可到的,议论纷纷。一仙却一言不发,知道这事有些古怪,难道哥老会有什么变动吗?细想又决无是事。正在摸不着头,忽见门上通报道:“有一位外国人在门外要求见。”众皆面面相觑。一仙道:“有名片没有?”门上道:“他说姓摩尔肯。”一仙道:“快请进来!”少间走进一个英国

人来，见是一身教士装束，面上似有慌张之色，一见众人，即忙摘帽致礼。一仙上前，与他握手道：“密斯脱摩尔肯，从哪里来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顷从上海到此。我要问句话，贵会会友陈千秋回来了没有？”一仙一楞道：“正是至今还没到。密斯脱从上海来，总知道些消息。”摩尔肯愕然道：“真没有到么？奇了，难道走上天了？”一仙道：“密斯脱在上海，会见没有呢？”摩尔肯道：“见过好几次。就为那日约定了夜饭后七点钟到敝寓来谈天，直等到天亮没有来。次日去访，寓主说昨天夜饭后出门了，没有回寓。后来又歇两天去问问，还是没有回来，行李一件都没有来拿。我就有点诧异，四处暗暗打听，连个影儿都没有。我想一定是本部有了什么要事回去了，所以赶着搭船来此间个底细。谁知也没回来，不是奇事么？”一仙道：“最怪的是他已有电报说五月初十日，搭德公司船回本部的。”摩尔肯忽拍案道：“坏了！初十日出口的德公司船么？听说那船上被税关搜出无数洋枪子药，公司里大班都因此要上公堂哩！不过的说运军火的人一个没有捉得，都在逃了。这军火是贵会的么？”于是大家听了，大惊失色。一仙叹口气道：“这也天意了！”停一回道：“这事必然还有别的情节，要不然，千秋总有密电来招呼的。本会必须有一个机警谨慎的人去走一趟，探探千秋的实在消息才好。”当时座中杨云衢起立说道：“不才愿往。”摩尔肯道：“税关因那日军火的事情，盘查得很紧，倒要小心。”云衢笑道：“世界哪里有贪生怕死的革命男儿！管他紧不紧，干甚事！”摩尔肯笑向一仙道：“观杨君勇往之概，可见近日贵会团结力益发大了！兄弟在英国也组立了一个团体，名曰‘中友会’，英文便是 Friend of China Society，设本部于伦敦，支部于各国，遍播民党种子于地球世界。将来贵会如有大举，我们同志必能挺身来助的。”一仙道了谢。杨云衢自去收拾行李，到香港趁轮船赴上海去了。一仙与摩尔肯也各自散去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杨云衢在海中走不上六日，便到了上海。那时青年会上海支部的总干事，姓陆，名崇淮，号皓冬，是个意志坚强的志士，和云衢是一人之交。云衢一上岸，就去找他，便寄宿在他家里。皓冬是电报局

翻译生，外面消息本甚灵通，只有对于陈千秋的踪迹，一点影响都探不出。自从云衢到后，自然格外替他奔走。一连十余日毫无进步，云衢闷闷不乐。皓冬怕他闷出病来，有一晚，高高兴兴的闯进他房里道：“云衢，你不要尽在这里纳闷了，我们今夜去乐一下子吧！你知道状元夫人傅彩云吗？”云衢道：“就是和德国皇后拍照的傅彩云吗？怎么样？”皓冬道：“她在金家出来了，改名曹梦兰，在燕庆里挂了牌子了。我昨天在应酬场中，叫了她一个局，今夜定下一台酒，特地请你去玩玩。”说着，不管云衢肯不肯，拉了就走。门口早备下马车，一鞭得很，不一会到了燕庆里，登了彩云妆阁。此时彩云早已堂差出外，家中只有几个时髦小姐，在那里七手八脚的支应不开。三间楼面都挤得满满的客，连亭子间都有客占了，只替皓冬留得一间客堂房间。一个大姐阿毛笑眯眯的说道：“陆大少，今天实在对不起，回来大小姐自己来多坐一会儿赔补吧！”皓冬一笑，也不在意。云衢却留心看那房间，敷设得又华丽，又文雅，一色柚木锦面的大榻椅，一张雕镂褂络的金铜床，壁挂名家的油画，地铺俄国的彩毡；又看到上首正房间里已摆好了一席酒，许多客已团团的坐着，都是气概昂藏，谈吐风雅。忽然飘来一阵广东口音，云衢倒注意起来。忽听一个老者道：“东也要找陈千秋，西也要找陈千秋，再想不到他会逃到日本去！再想不到人家正找他，我们恰遇着他。”又一个道：“遇见也拿不到，他还是和天弼龙伯天天在一起，计划革命的事。”老者道：“就是拿得到，我也不愿拿。拿了一个，还有别个，中什么用呢！”云衢听了，喜得手舞足蹈起来，推推皓冬低声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皓冬道：“这一班是什么人呢？让我来探问一下。”说着，就向那边房里窗口站着的阿毛招了招手，阿毛连忙掀帘进来。正是：

擎云攫去无双士，堕溷重看第一花。

不知阿毛说出那边房里的客究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